

外祖母的灶火



外祖母说:“猫儿,你去给姥姥抱块样子!”我撅起嘴,磨蹭着走向院子的样子垛。样子就是柴火。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大兴安岭,家家户户烧的都是样子。鲜树不能做样子,得是风干了的、被狂风掘了根的倒木,或是虽然站立着,却已被雷电死的枯树。将它们锯成一节节的,再用斧子劈成块,就成了样子。

样子有松木的,也有白桦木和水冬瓜的。松木板子大多带着松油,烧起来火焰旺,金红色,散发出浓烈的松香气。白桦木样子的火焰是橘黄色,香气也有,不过非常淡,要仔细闻才能嗅到。青皮的水冬瓜样子,火焰倒是好看,能发出太阳般的白炽光焰,可它

没有香气,而且不抗烧,在炉膛里燃上半个小时就灰飞烟灭了。外祖母一看家人拉回了水冬瓜,就会撇嘴,好像谁领来了一个病病恹恹、弱不禁风的丫头,非要做她家的儿媳似的。

高高的样子垛像一头肥实的花母牛,矮矮的我站在旁边,就像是母牛蹄边一只渺小的蚂蚁。我讨厌抱样子,一不留神,样子身上丛生的木刺就会扎进手里,疼得我直咧嘴。

外祖母在调理灶火上很有一套,她懂得做什么饭用什么样子。蒸馒头和炒菜要用旺火,这时添进炉膛的是松木样子;熬粥和煎鱼要用文火,能压得住火苗的桦木样子是首选。家里若是来了客人,急着做饭,就抱来蓬松的干枝桠,火焰顷刻间就能升腾起来。

外祖母站在炉灶前,善于对锅里的食物“察言观色”:若是鱼煎得泛黄了,粥咕噜咕噜冒泡了,汤泛出鲜香气了, she就把样子往外撤一下,让火焰减弱;而炒肉和煮饺子,火一定要旺旺的。隆冬的夜晚,怕火早早熄灭,屋子变冷,外祖母会放上一块湿柞木样子,压在火炭上,让它慢条斯理地慢慢燃烧。柞木树皮布满黑斑,样貌老气横秋,我们沉沉睡去的时候,

它就在炉膛里寂静地燃着,默默做着一家人的守夜人。

外祖母最盼春天了,一到这时节,可以下地种地,烧柴也能省下不少。而严冬时节,户外寒风刺骨,大雪纷飞,火炉和灶坑就像两个大肚汉,需要不停地填进样子。外祖母每天清晨生火,先要清理炉灰,一掏就是满满半桶;到了春夏时节,三五天清理一次炉灰就够了。

因为偏爱灶火,外祖母爱看别人家的烟囱。她能从飘出的烟的颜色和姿态,看出人家烧的是什样子,还能从炊烟的浓淡上,判断人家的饭是刚刚下锅,还是快要做好了。

隔壁住着一位苏联老太太,外祖母虽不常与她走动,心里却时时记挂着她。每天清晨走出院子,外祖母总要习惯性望一望她家的烟囱。只要看到那座小屋升起炊烟,她便放下心来。

我来到漠河乡的第二年冬天,有一天,外祖母发现苏联老太太家的烟囱一整天都没有冒烟,心里渐渐慌张起来,赶紧打发人去通知邻居春生一家。等春生家人打开房门,才发现老太太已经在孤寂中离世了。那场葬礼格外冷清,小小的村庄里,没几个人前来送行。

迟子建

细嚼慢咽的生活

高楼林立,车水马龙,生活其间,具体而仔细,生动而热切。

有一日,走在上海虹桥开发区前的天山路上,在陈旧的工房住宅楼下的街边,两个老太在互打招呼。其中一个手里端了一口小铝锅,铝锅看上去已经有年头了,换了底,盖子有些瘪。这老太对那老太说,烧泡饭时不当心烧焦了锅底,她正要去那边工地上,问人要一些黄沙来擦一擦。

两个老人说着话,她们身后是开发区林立的高楼。新型的光洁的建筑材料,就像一面巨大的现代戏剧的天幕。这两个老人则是生动的,她们过着具体而仔细的生活,那是过去的生活。

那时候,生活其实是相当细致的,什么都是从长计议。

在夏末秋初,豇豆老了,即将落市,价格也跟着下来了。于是,勤劳的主妇便购来一篮篮的豇豆,捡好,洗净。然后,用针穿一条长线,将豇豆一条一条穿起来,晾起来,晒干,等到冬天烧肉吃。用过的线呢,清水里淘一淘,理顺,收好,来年晒豇豆时好再用。

缝被子的线,也是横的竖的量准再剪断,缝到头正好。拆洗被子时,一针一针抽出来,理顺,洗净,晒干,再缝上。农人插秧拉秧行的线,就更要收好了,是一年之计,可传几代人的。

电影院大多没有空调,可是供有纸扇,放在检票口的木箱里。进去时,拾一把,出来时,再扔回去,下一场的人好再用。

这种生活养育着人生的希望,今年过了有明年,明年过了还有后年,一点不是得过且过。不像今天,四处是一次性的用具,用过了事,今天过了,明天就不过了。这样的短期行为,挥霍资源不说,还挥霍生活的兴致。

从前的日子过得慢,执一伞,牵一人,一走就是一辈子。梅雨季节时,满目的花尼龙伞,却大多是残败的。或是伞骨折了,或是伞面脱落下来,翻了一半边上去,雨水从不吃水的化纤布面上倾泻而下,伞又多半很小,柄也短,人缩在里面躲雨。过去的伞,多是黑的布伞,或者蜡黄的油布伞,大而且坚固,雨打下来,那声音也是结实的,啪、啪、啪……

王安忆

M 名诗荟萃

青春

席慕蓉

所有的结局
都已写好
所有的泪水
也都已启程
却忽然忘了
是怎么样的一个开始
在那个古老的
不再回来的夏日
无论我如何地去追索
年轻的你只如云影掠过
而你微笑的面容极浅极浅
逐渐隐没在日落后的群岚
遂翻开那发黄的扉页
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
含着泪
我一读再读
却不得不承认
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

母亲的坟

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,我和父亲、妹妹去寻过她的坟。

母亲去得突然,且在中年。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,妹妹还在读小学。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。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,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,总看着她 and 总让她看着我们,都受不了。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: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,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伤心的。

十年过去,悲痛才似轻了些,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。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,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,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。

坟却没有了,或者从来就没有有过。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,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

一座坟,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,不留痕迹。父亲满山跑着找,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,说: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。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,房前堆了石料,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,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琢着碑石。父亲憋红了脸,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。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,把那儿看了很久。又是无言。离开时我们对他们俩说:也好,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。

虽是这么说,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。

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。但是,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,真也太残酷。一个你所深爱的人,一个饱经艰难的人,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……就这么轻易地删简为零了?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。

史铁生